

## 第十回 水無聲妓館飛仙

詩曰：

楚館停歌舞，秦樓罷管弦。

驛鸞人已去；砌草自芊棉。

說這畢純來，因見元虛之言有欲得水無聲的意思，便將鴛母扯到外廂，對她說道：「我方才之言都是好話，你不要錯了主意。這個夏公子揮金如土，極是仗義疏財的。你女兒若嫁了他，真乃一生吃著不盡的造化。就是你老人家，下半世亦有靠托。錯了這個喜神，只怕再尋不出第二個夏公子了。」鴛母道：「我非不知夏公子是個喜神，奈這小娼一心只在那人身上。若逼他另尋配偶，就要尋死覓活，所以連老身也奈何他不來了。夏公子果然要她，除非怎樣設個法兒，斷絕得陳秋邁往來方妙。」

畢純來道：「只要你肯，這個倒請放心。」因附耳說道：「陳秋邁的父親與我極是相好，只消我去談談的幾句說話，包管不敢再來。若事體成就，我畢老爺是不來想你謝的。」鴛母笑道：「若得如此，皆出畢老爺之賜，怎說這話？自然加一奉酬。若是聘金五百，謝儀竟是一個元寶。」畢純來道：「這個把元寶，也不在我老爺心上。成就了你們的好事，倒是我老爺的一樁陰鷲。不然惱了這夏公子，他有錢有勢，你門戶人家把雞子去迎石頭，如何做得對手？那時弄得個七死八活，就是陳秋邁，我方才所說的有父母在前，由不得他自己主張，這正叫做『駝子跌一交，兩頭不著實』。你家女兒年紀小，還不知這些利害。如今依了我的言語，好好去勸諭她回心轉意，就是她的造化到了。所說聘金五百，也不為多，待我與夏公子說看。」鴛母點首道：「畢老爺之言，老身無有不依。但這小妮子，者身自幼費了一片心血，那五百之數，是分毫難少的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不敢屈留。夏公子他還怒氣未息，畢老爺再要你好言勸他回府。」

畢純來向元虛道：「天色晚了，一同回去罷。」元虛道：「老先生請，我坐在此，怕這小娼不出來陪我睡？看她這幾間房子，住得穩住不穩。」鴛母陪笑道：「夏相公請患雷霆之怒。小女若得伏侍了夏相公，日後正要夏相公照拂哩，怎說這話？」元虛道：「不受抬舉的，誰希罕她來伏侍？」畢純來一把扯了元虛道：「凡事看弟薄面，且請回府；」逕扯著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
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。

霄壤曠隔，勉強糾纏。

說這畢純來，與元虛一路說道：「方才小弟如此這般，才說得那婆子心肯，要想我替他設個法兒，斷絕陳秋邁的往來。我說這個有何難哉，只消我在他父親面前幾句說話，再也不來了。那婆子說要千金身價，小弟已許他六百，她還嫌少，吾兄還是如何？」元虛見說依允，不勝喜悅道：「晚生內室乏人，每受舍妹之氣。今蒙老先鼎力，玉成此事，極所感激。但六百金也不算少，他還嫌輕，老先面上就再添一百何妨。只是斷絕秋邁之說，倒有煩者兄明天即為一往。」畢純來道：「目下秋邁臥病在牀，就遲些亦不妨。倒是水無聲這女子，年紀雖小，性卻古怪。恐防作急不來，也須緩緩的圖她個心允。」元虛道：「老先所諭雖是，但從來女人水性楊花，那裡把持得定。不過一時之氣。她見秋邁不去，自然也漸心冷。」

兩個說話之間，不覺已到元虛門首，元虛邀住道：「天色已黑，此去老先尊府尚有三里之遙，就在舍間草榻，明早回府罷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只是取擾不當。」元虛道：「老先又來客談了。晚生家釀新熟，與老先挑燈共酌，惟勿罪褻瀆為幸。」一頭說一頭手攜著手，一同進內，也不向前廳客座，竟至元虛房。兩個夜膳之間，少不得又將日間的事情，說說笑笑，直至更餘，酒醉方睡。

次早，畢純來辭了元虛歸家。又過幾日，不期事有湊巧，畢純來有一個表兄叫做李之生，卻是兩榜出身，在都選了福建福州府知府，赴任過杭。因上京候選時，許下天竺香願要完，遂借畢純來家中住下。畢純來無奈，只得破鈔相款。不想杭城之中，李之生的同年舊友甚多，一住下了，每日去東西拜望，不能起身，嚼得畢純來暗中叫苦。

這日恰值陳坤化也來拜望，亦係李之生同年。畢純來觸起元虛的事情，亦整衣出見。少不得先是李之生與坤化開談，彼此各道想慕之意，李之生道：「老年兄名成勇退，訓子抱孫，正在極樂世界。晚弟猶僕僕風塵，良深內愧。」坤化道：「弟臃腫無能，愧叨天祿，故謝職歸休，作一田舍翁耳。」畢純來便接口道：「只待令秋兄高發，老先生即是太封翁矣。但令郎世兄這一晌少會，想必是在府用功。」坤化因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生手不肖，日事嬉游，近有病在家。」畢純來假意吃驚道：「原來抱恙在府。不是晚生多嘴說，令郎少年，老先嚴防他才是。」坤化道：「小兒有甚事情？畢兄必知其詳，乞為弟明白一言。」李之生笑道：「舍表弟愚直，太覺語言唐突，望年兄恕責。」畢純來正色道：「豈有此理。表兄相知即晚生相知。今秋兄有病，事關性命之重，豈可不以直告，使陳老先生不知病所由來乎？」坤化道：「畢兄愛我，忠言何有唐突。竟請據實賜教，極所感荷。」

畢純來道：「令郎秋兄非有他故。因近來與湖上一個妓女，叫做水無聲，兩情甚篤。更可笑者，竟對天立誓，約為夫妻。令郎少年情性，那曉此輩利害？她不過是騙汝財帛，耗汝精神，廢汝舉業，非徒無益，而為害實甚。老先生再不約束，所憂寧止於此乎？」坤化道：「原來有此情節。怪道未病之先，假稱往蘇遊學，卻又仍在湖上。那時弟就有些疑心，由今回想，其跡顯然。若非畢兄言，不肖終入下沈矣。從今總不放出戶就是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事雖如此，令郎聞知必切齒於晚生矣。」李之生道：「既有這事，賴此直言匡救。秋兄雖怪，年兄必然喜悅。」坤化道：「畢兄之於小兒實有再造大恩，豈得見怪，還當領拜謝。」

三人又說了些閒話，坤化作別回家。也不說破其事，只不許秋邁出門，防閒甚緊。秋邁病癒後，想要藕花居去會會無聲，怎奈寸步不容他展動，明知有人放了風，卻亦無可如何，只是日日呆坐納悶而已。這正是：

隔斷紅塵三十里，白雲明月兩悠悠。

且說夏元虛在家候了幾日，不見畢純來回覆，心中狐疑不定，只得起個早，來至純來家中。值純來尚未睡起，在堂前坐了一會，吃過了茶，才見畢純來緩緩踱將出來，道：「夏兄為甚來得這等絕早，使弟有失迎迓。」元虛道：「數日不見，心若懸旌。拜托云云，未知曾往一說否？」畢純來道：「不要說起。從那日別兄返第，不料次日，有一舍親選了福州知府，京中出來，在舍擔攔拜客，忙了這幾日，直到昨日才去。」元虛笑道：「這般說老先壞鈔了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小弟壞了鈔，秋邁的事倒齊吾兄說割絕了。」元虛道：「老先貴忙，怎又得暇而往？」畢純來笑道：「往是未曾，倒是他來相湊。坤化與舍親卻係向年好友，這日來拜會親，弟因



只得退出房外，自去料理素齋請道人不提。

且說那老道人，將房門閉上，復身坐定道：「汝之立志甚端，我已盡知大概。但汝與秋邁緣法已斷，不能再會，此係大數前定，而汝終身卻將奈何？」無聲笑道：「既知我端，可知邪言難動矣。妾立志不二者，禮也，緣法已斷者，天也。妾先其禮，由其天而已矣，豈復為終身之謀而違天背禮乎？」老道人大笑道：「數言悟道矣。但汝可還認得你父親文錦瀾否？」無聲見說，驚問道：「文錦瀾乃妾之父，師父何以知之？」老人道：「即我便是，何得不知？」無聲冷笑道：「師父又來誑語了，我父已死，怎言是你？此不過畢純來遣作說客耳。」老人道：「我恐鴛母見疑，故假稱畢純來所使。難道十年之隔，頓爾忘卻汝父音容耶？」無聲將道人仔細認了一認道：「既是我父，必知家中之事。若能一一道出，方為不謬。」

老道人即歷敘前情，並後來協鎮天台被仇誣告，怒殺莫宅，一門，逃入山中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今我棲止天台山中，即天台道人。得遇青霞真人，授以吐納之術，已得煉就長生，蒙王母錄入丹台。」無聲見了始末根由一些不差，方知果是父親，乃跪了泣道：「自離膝下，倏忽十年。每憶當年，心如刀割。念兒不幸墮入煙花，受盡無限凌逼，還虧立志自守，未至傷名敗節。今聞爹爹竟得成仙，是猶不幸中之幸也。」天台人道：「此係定數如此。因汝與陳秋邁向有半載塵緣未了，故遲至今日，方來度汝仙去耳。」父女說話之間，鴛母送素齋入來，見無聲面色怡悅，料是有些回心，私喜而出。

父女吃過夜膳，已是黃昏。天台人道：「今汝塵緣已斷，不必再爾留連，因向壁上各題詩一首。天台道人於袖中取出兩個葫蘆，化作一雙白鶴，父女各乘其一，從窗間飛出，並舉騰空，望天台山而去。

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

黃鶴一去不復返，此樓千載空悠悠。

自從無聲這一飛升，有分教：紅樓寂寞，白木咨嗟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明白。

---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